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

却說孫大聖與豬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忽聞得風响處。沙僧嚷鬧。急回頭時。不見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來搶師父去了。沙僧道是一個女子。弄陣旋風。把師父攝去也。行者聞言。唵哨跳在雲端裡。用手搭涼篷。四下里觀看。只見一陣灰塵。風滾滾往西北上去了。急回頭叫道。兄弟們。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八戒與沙僧。卽把行囊稍在馬上。响一聲。都跳在半空裡去。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跪在塵埃。都道是白日飛昇的羅漢。我主不必驚疑。唐御

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我們都有眼無珠。錯認了中華男子。枉費了這場神思。請主公上輦回朝也。女王自覺慚愧。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却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望着那陣旋風。一直趕來。前至一座高山。只見灰塵息靜。風頭散了。更不知怪向何方。兄弟們按落雲霧。找路尋訪。忽見一壁廂。青石光明。却似個屏風模樣。三人牽着馬。轉過石屏。石屏後有兩扇石門。門上有六個大字。乃是毒敵山琵琶洞。八戒無知。上前就使釘耙築門。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里。尋了這會。方遇此門。又不知深淺如何。倘不是這個門兒。却不惹他見怪。你

兩個且牽了馬。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待老孫進去打聽。打聽。察個有無虛實。却好行事。沙僧聽說大喜道。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細。果然急處從寬。他二人牽馬回頭。孫大聖顯個神通。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蜜蜂兒。真個輕巧。你看他。

翅薄隨風軟。腰輕映日纖。嘴甜曾覓蕊。尾利善降蟾。釀蜜巧何淺。投衙禮自謙。如今施巧計。飛舞入門簷。

行者自門瑕處鑽將進去。飛過二層門裡。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個女怪。左右列幾個彩衣繡服丫髻兩季的女童。都歡天喜地。正不知講論甚麼。這行者輕輕的

飛上去。丁在那花亭榻子上，側耳纔聽，又見兩個總角蓬頭女子，捧兩盤熟騰騰的麪食。上亭來道：「奶奶，一盤是人肉餡的，一盤是鄧沙餡的。」素儼儼那女怪笑道：「小的們扶出唐御弟來。」幾個彩衣繡服的女童，走向後房。把唐僧扶出，那師父面黃唇白，眼紅淚滴。行者在暗中嗟歎道：「師父中毒了，那怪走下花亭，露春蔥十指，纖纖扯住長老道：御弟寬心，我這里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不比富貴奢華，其實却也清閒自在。正好念佛看經，我與你做個道伴兒，真個是百歲和諧也。三藏不語，那怪道：且休煩惱，我知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不曾進得飲食。這里葷素備

饅兩盤。憑你受用些兒。壓驚。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說話。不吃東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還是人身。行動以禮。此怪乃是妖神。恐爲加害。奈何我三個徒弟。不知我困陷在這里。倘或加害。却不枉丟性命。以心問心。無計所奈。只得強打精神。開口道。葷的何如。素的何如。女怪道。葷的是人肉餡饅。素的。是邵沙餡饅。三藏道。貧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熱茶來。與你家長爺爺吃素饅。饅。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盞。放在長老面前。那怪將一個素饅。饅。劈破。遞與三藏。三藏將個葷饅。饅。囫圇遞與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麼不劈破與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

輩。那女妖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輩。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僧。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行者在格子上，聽着兩個言語相攀，恐怕師父亂了真性，忍不住，現了本相，掣鐵棒，喝道：業畜無禮！那女怪見了，口噴一道烟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們收了御弟，他却拿一柄三股鋼叉，跳出亭門，罵道：潑猴，慳慳，怎敢私入吾家，偷窺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叉。這大聖使鐵棒架住，且戰且退，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見他兩個爭持，慌得八戒將白馬牽過道。沙僧你只帶着守行李馬匹，等老猪去幫打幫打，好馱子。雙手舉釘

鯉趕上前叫道。師兄靠後。讓我打這潑賤。那怪見八戒來。他又使個手段。噓了一聲。鼻中出火。口內生烟。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飛舞冲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沒頭沒臉的滾將來。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那怪道。孫悟空你好不識進退。我便認得你。你是不認得我。你那雷音寺裡佛如來也還怕我哩。量你這兩個毛人。到得那里都上來。一個個仔細看打。這一場怎見得好戰。

女怪威風長。猴王氣槩興。天蓬元帥爭功績。毗拳釘鯉。要顯能。那一個手多又緊。烟光繞。這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陰陽不對相。

持副各逞雄才，恨苦爭陰靜。養榮恩動動，陽收息衛愛。
清清致令兩處無和睦。又鈇鐵棒賭輸贏，這箇棒有力。
鈇更能女怪，鋼又丁對丁。毒敵山前三不讓，琵琶洞外
兩無情。那一個喜得唐僧諧鳳侶，這兩個必隨長老取。
真經驚天動地來相戰，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

二個戰鬪多時，不分勝負。那女怪將身一縱，使出個倒馬
毒棒，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扎了一下。行者叫聲苦阿，忍
耐不得，負痛收陣而走。八戒見事不諧，拖着鈇徹身而退。
那怪得了勝，收了鋼。又行者抱頭皺眉苦面，叫聲利害利
害。八戒到根前問道：哥哥，你怎麼正戰到好處，却就叫苦。

避天的走了。行者抱着頭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頭風發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見你受傷。却頭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了。我與他正然打處。他見我破了他的叉勢。他就把身子一縱。不知是件甚麼兵器。着我頭上扎了一下。就這般頭疼難禁。故此敗了陣來。八戒笑道。只這等靜處常誇口。說你的頭是修煉過的。却怎麼就不禁這一下兒。行者道。正是。我這頭自從修煉成真。盜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鬧天宮時。又被玉帝差大力鬼。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宮外處斬。那些神將。使刀斧鎚劍雷打火燒。及老子把我安在八卦爐。煅

煉四十九日。俱未傷損。今日不知這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把老孫頭弄傷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你貼貼。行者道。又不癢不破。怎麼貼得膏藥。八戒笑道。哥阿。我的胎前產後。病到不曾有。你到弄了個腦門癩了。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傷了頭。師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行者。呼道。師父沒事。我進去時。變作蜜蜂兒。飛入裡面。見那婦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頃兩個丫鬟。捧兩盤。一盤是人肉餡的。一盤是鄧沙餡的。又着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吃一個壓驚。又要與師父做甚麼道。

伴兒。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也不吃饅饅。後見他甜言美語，不知怎麼就開口說話，却說吃素的。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遞與師父。師父將個團團葷的遞與那婦人。婦人道：「怎不劈破？」師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婦人道：「既不破葷，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飲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餡。師父不解其意，答他兩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我在格子上聽見，恐怕師父亂性，便就現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噴出烟霧，叫收了御弟，就輪鋼叉與老孫打出洞來也。沙僧聽說，咬指道：「這潑賤也。不知從那里就隨將我們來，把上項事都知道下。」八戒道：「這等說便我。」

們安歇不成，莫管甚麼黃昏半夜，且去他門上索戰。嚷嚷鬧鬧，攪他個不睡。莫教他捉弄了我師父。行者道：頭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須索戰。一則師兄頭疼，二來我師父是個真僧，決不以色空亂性。且就在山坡下閉風處坐這一夜，養養精神，待天明再作理會。遂此三個弟兄，拴牢白馬，守護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題。却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重望歡愉之色，叫小的們把前後門都闔緊了，又使兩個支更防守行者。但聽門响，即時通報。却又教女童將臥房收拾齊整，掌燭焚香，請唐御弟來。我與他交歡，遂把長老從後邊攪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嬌媚之態，携定唐僧道：當

言黃金未爲貴，安樂值錢多。且和你做會夫妻兒，要子去也。這長老咬定牙關，聲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戰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却如痴如癡，那里擡頭舉目，更不曾看他房裡是甚牀鋪幔帳，也不知有甚箱籠梳粧。那女怪說出的雨意雲情，亦漠然無聽，奸和尚真是那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金珠美貌若灰塵。一生只愛參禪，半步不離他地。那里會惜玉憐香，只曉得修真養性。那女怪活潑潑春意無邊，這長老死丁丁禪機有在。一個似軟玉溫香，一個如死灰槁木。那一個展鴛衾，活興濃濃；這一個束褊衫，丹心。

這三藏
也是個
沒用和
尚

耿耿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這個耍面壁歸山訪達
摩女怪解衣賣弄他肌香膚膩。唐僧斂衲緊藏了糙肉
龕皮。女怪道我枕衾閒何不睡。唐僧道我頭光服異
怎相陪那個道我願作前朝柳翠翠。這個道貧僧不是
月閣黎。女怪道我美若西施還嫌姪。唐僧道我越王因
此久埋屍。女怪道御弟你記得寧敢花下死。做鬼也風
流。唐僧道我的真陽爲至寶。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

他兩個散言碎語的。直鬧到更深。唐長老全不動念。那女
怪扯扯拉拉的不放。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他纏
到有半夜時候。把那怪弄得惱了。叫小的們拿繩來。可憐。

將一個心愛的人兒一條繩網的像個猿猴模樣又教拖
在房廊下去却吹滅銀燈各歸寢處一夜無詞不覺的雞
聲三唱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我這頭疼了一會到如
今也不疼不麻只是有些作痒八戒笑道痒便再教他扎
一下何如行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放
我師父這一夜到浪浪浪沙僧道且莫鬪口天亮了快趕
早兒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馬休得動身
猪八戒跟我去那馱子抖搜精神束一束錦襖相隨
行者各帶了兵器跳上山崖徑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
立住只怕這怪物夜裡傷了師父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

倘若被他哄了，失了元陽，真個虧了德行，却就大家散火。若不亂性情，禪心未動，却好努力相持，打死精靈，救師西去。八戒道：「你好痴阿！常言道：乾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就不知此也要抓你幾把。」是行者道：「莫胡疑亂說，待我看去。」好大聖，轉石屏，別了八戒，搖身還變個蜜蜂兒，飛入門裡。見那門裡有兩個丫鬟，頭枕着柳鈴，正然睡哩。却到花亭子觀看，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個個都不知天曉，還睡着哩。行者飛來後面，隱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忽擡頭見那步廊下四馬攢蹄，細着師父行者輕輕的，正在唐僧頭上。叫師父，唐僧認得聲音，道：「悟空來了，快救我。」

命行者道。夜來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寧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却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纏了半夜。我衣不解帶。身未沾牀。他見我不肯相從。才綱我在此。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他師徒們正然問答。早驚醒了那個妖精。妖精雖是下狠。却還有流連不舍之意。一覺翻身。只聽見取經去也。一句他就滾下牀來。厲聲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却取甚麼經去。行者慌了。撇却師父。急展翅飛將出去。現了本相。叫聲八戒。那猓子轉過石屏道。那話兒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曾。不曾。師父被他摩弄不從。惱了綱在那里。正與我訴說。

前情那怪驚醒了。我慌得出來也。八戒道：師父曾說甚來。行者道：他只說衣不解帶，身未沾牀。八戒笑道：好好，好好，還是個真和尚。我們救他去。欲子粗肉，不容分說，舉釘耙，望他那石頭門上，儘力氣一耙，唵喇喇築做幾塊。說得那幾根枕，那鈴，睡的了鬢，跑至二層門外，叫聲開門。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門，只見四、五個丫鬢跑進去報道：奶奶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碎矣。那怪聞言，卽忙叫小的們燒湯洗面梳粧，叫把御弟連繩擡在後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來，舉着三股叉罵道：潑猴野誕，老大無知，你怎敢打破我門。八

戒罵道。濫淫賤貨。你到困陷我師父。返敢硬嘴。我師父是
你哄將來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饒你。敢再說半個不字。老
猪一頓肥。連山也築倒你的。那怪那容分說。抖搜身軀。依
前弄法。鼻口噴烟冒火。舉鋼叉就刺八戒。八戒側身躲過。
着肥就築。孫大聖使鐵棒。並力相幫。那怪又弄神通。也不
知是幾隻手。左右遮攔。交鋒三五個回合。不知是甚兵器。
把八戒嘴唇。上火扎了一下。那馱子拖着肥。侮着嘴。耳痛
逃生。行者却也有些醋。他虛丟一棒。敗陣而走。那怪得勝
而回。叫小的們。搬石塊壘疊了前門。不題。却說沙和尚正
在坡前放馬。只聽得那里猪哼。忽擡頭見八戒。侮着嘴哼。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那菩薩見他每認得元光，卽踏祥雲，起在半空，現了真像。原來是魚籃之像。行者趕到空中，拜告道：菩薩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師，不知菩薩下降。今遇魔難難救，萬望菩薩救救。菩薩道：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兩隻鉗脚。扎人痛者是尾上一個鈎子，喚做倒馬毒。本身是個蝎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如來見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轉過鈎子，把如來左手，中指上扎了一下。如來也疼難禁，卽着金剛拿他。他却在這里，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別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

菩薩指示指示別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請他也。菩薩道。你去東天門裡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言罷。化作一道金光。徑回南海。孫大聖纔按雲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汝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裏救星。行者道。纔方菩薩指示教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八戒侮着嘴。哼道。哥阿。就固星官討些止疼的藥餌來。行者笑道。不須用藥。只似昨日疼過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煩叙。快早去罷。好行者急忙駕筋斗雲。須臾到東天門外。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經。路遇魔瘴。纏身。婆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見陶張

辛鄧四大元帥也。問何往。行者道：「要尋昴日星官去降魔救師。」四大帥道：「星官今平奉玉帝旨意，上觀星臺，巡迴去了。行者道：「可有這話？」辛天君道：「小將等與他同至斗牛宮，豈敢說假陶天君道。今已許久，或將回矣。」大聖還先丟光明宮，如未回，再去觀星臺可也。」大聖遂喜，別他，輾至光明宮門首，果是無人，復抽身就走。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擺列，後面星官來了。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一身金縷，但見他：

冠簪五岳金光彩，笏執山河玉色瓊。袍掛七星雲，駿鬣腰圍八極寶。環明叮噹珮响如敲韻，迅速風聲似擺鈴。

翠羽扇開來。昴宿天香飄。裊滿門庭。

前行的兵士。看見行者。立于光明宮外。急轉身報道。主公。孫大聖在這裡也。那星官。斂雲霧。整束朝衣。停執事。分開左右。上前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專來拜煩教師父。一難是官道何難。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淵。是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却來呼喚小神。行者道。觀音菩薩。道才顯化。說是一個蝎子精。特舉先生。方能治得。因此來請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聖至此。又感菩薩舉薦。恐遲慢事。小神不敢請獻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却再來回旨罷。大聖甚喜。即同出東天門。直至西梁國。望見毒敵

山不遠。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雲頭。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見了道。二哥起來。大哥請得星官來了。那猷子還侮着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禮。星官道。你是個修行之人。何病之有。八戒道。早間與那妖精交戰。被他着了我唇上。扎了一下。至今還疼哩。星官道。你上來。我與你醫治醫治。猷子才放了手。口裡哼哼嘖嘖道。千萬治治。待好了謝你。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氣。就不疼了。猷子歡喜下拜道。妙阿。妙阿。行者笑道。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為。行者道。昨日也曾遭過。只是過了夜。纔不疼。如今還有此麻。

痒只恐發天陰也。煩治治。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吹口氣也。就解了餘毒。不麻不痒了。八戒發狠道。哥哥。去打那潑賤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兩個叫他出來。等我好降他。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後。馱子口裡亂罵。手似撈鉤。一頓釘耙。把那洞門外壘壘的石塊爬開。闖至一層門。又一釘耙。將二門築得粉碎。慌得那門裡小妖飛報奶奶。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碎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討素茶飯與他吃哩。聽見打破二門。即便跳出花亭子。輪叉來刺八戒。使釘耙迎架。行者在傍。又使鐵棒來打那怪。趕至身邊。要帶毒手。行者與八戒識得。

方法回頭就走。那妖怪趕過石屏之後，行者叫聲昂宿何在。只見那星官立于山坡之上，現出本相。原來是一隻雙冠子大公雞，昂起頭來，約有六七尺高，對着妖精叫了一聲。那怪即時就現了本像。原來是個琵琶來大小的一個蝎子精。這星官再叫一聲，那怪渾身酥軟，死在坡前。有詩爲証。

花冠繡頸若團纓，爪硬距長日翳睛。
踴躍雄威全五德，崢嶸壯勢羨三鳴。
豈如凡鳥啼茅屋，本是天星顯聖名。
毒蝎枉修人道行，還原反本見真形。

八戒上前一隻脚，躡住那怪的胸前道：業畜，今番使不得。

倒馬毒了。那怪動也不動。被鐵子一頓釘釘。撮作一團爛醬。那星官復聚金光。駕雲而去。行者與沙僧朝天謝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宮拜辭。三人謝畢。却才收拾行李馬匹。都進洞裡。見那大小丫鬟。兩邊跪下拜道。爺爺我們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國女人。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你師父在後邊香房裡坐着哭哩。行者聞言。仔細觀看。果然不見妖氣。遂入後邊。叫道。師父。帶唐僧見衆齊來。十分歡喜道。賢弟累及你們了。那婦人何如也。八戒道。那醜原是箇大母蝎子。幸得觀音菩薩指示。大哥去天宮裡。請得那昴星官下降。把那醜收伏。才被老猪築做爛泥了。方鞦深入。到此

得見師父之面。唐僧謝之不盡。又尋些米麪。安排了飯食。吃了一頓。把那些攝將來的。女子。趕下山。指與回家之路。點上一把火把。幾間房宇。燒毀乾淨。請唐僧上馬。找尋大路。西行。正是

割斷塵緣離色相

推乾金海悟禪心

畢竟不知幾年上。纔得成真。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人言蝎子毒。我道婦人更毒。或問何也。曰。若是蝎子。毒似婦人。他不來假婦人名色矣。爲之絕倒。

又批

或問蝎子毒矣乃化婦人何也答曰以婦人尤毒耳

第五十六回

神狂誅草寇

道昧放心猿

靈臺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猿馬牢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崢嶸。除六賊，悟三乘，萬緣都罷自分明。色除永滅超真界，坐享西方極樂城。

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無詞，又早是來明時節，但見那

薰風時送野蘭香，濯雨纔晴新竹涼。艾葉滿山無客採，蒲花盈澗自爭芳。海榴嬌艷遊蜂亂，溪柳陰濃黃雀狂。

長路那能包角黍。龍舟應弔汨羅江。

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虛度中天之節。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長老勒馬回頭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謹防。行者等道。師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誠。怕甚妖怪。長老聞言甚喜。加鞭催駿馬。放轡趙飛龍。須臾上了山崖。舉頭觀看。真個是

頂竈松柏接雲青。石壁荆榛掛野藤。萬丈崔嵬千層懸。削萬丈崔嵬峰嶺峻。千層懸削壑崖深。蒼苔碧蘚鋪陰石。古檜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聽幽禽。巧聲睨睨實堪吟。澗內水流如瀉玉。路傍花落似堆金。山勢惡不堪行。土

步全無半步平。狐狸麋鹿成雙遇。白鶴玄猿作對迎。忽聞虎嘯驚人膽。鶴鳴振耳透天庭。黃梅紅杏堪供食。野草閒花不識名。

四衆進山，緩行良久，過了山頭，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陽之地。猪八戒賣弄精神，教沙和尚挑了擔子，他雙手舉鉢，上前趕馬。那馬更不懼他，憑那鉄子，嗒嗒答答的趕，只是緩行不緊。行者道：「兄弟，你趕他怎的，讓他慢慢走罷了。」八戒道：「天色將晚，自上山行了這一日，肚裡餓了，大家走動些，尋個人家化些齋吃。」行者聞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下一聲，那馬溜了韉，如飛似箭，順平路。」

又點綴

好詞據

評按

往前去了。你說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天御馬監養馬官名弼馬溫。故此傳留至今。是馬皆懼猴子。那長老挽不住韁繩。只扳緊着安橋。讓他放了一路轡頭。有二十里向開田地方纔緩步而行。正走處。忽聽得一棒鏗聲。路兩邊閃出三十多人。一個個鎗刀棍棒。攔住路口道。和尚那里走。說得個唐僧。戰兢兢坐不穩。跌下馬來。蹲在路傍草科裡。只叫大王饒命。大王饒命。那爲頭的兩個大漢道。不打你。只是有盤纏留下。長老方纔省悟。知他們是一夥強人。却欠身擡頭觀看。但見他

一個青臉獠牙，欺太歲，一個暴睛環眼，賽喪門，鬚邊紅髮如飄火，頰下黃鬚似插針。他兩個頭戴虎皮花盔，腦腰繫貂裘彩戰裙。一個手中執着狼牙棒，一個肩有上橫擔，挖撻籐，果然不亞巴山虎，真個猶如出水龍。

三藏見他這般兇惡，只得走起來，合掌當胸道：「大王，貧僧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者，自別了長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盤纏，也使盡了，出家人專以乞化爲由，那得個財帛？萬望大王方便方便，讓貧僧過去罷。」那兩個賊帥衆向前道：「我們在這里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專要些財帛，甚麼方便方便？你果無財帛，快早脫下衣服，留下白馬，放你過。」

若歌

去三藏道阿彌陀佛。貧僧這件衣服是東家化布，西家化針，零零碎碎化來的。你若剝去，可不害殺我也。只是這世裡做得好漢，那世裡變畜生哩。那賊聞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這長老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憐，你只說你的棍子，還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那賊那容分說，舉着棍沒頭沒臉的打來。長老一生不會說謊，遇着這急難處，沒奈何，只得打個誑語道：二位大王，且莫動手，我有個小徒弟，在後面就到。他身邊有幾兩銀子，把與你罷。那賊道：這和尚也是吃不得虧的，且細起來。眾賊一齊下手，把一條繩網了，高高吊在樹上。却說三個撞禍精隨後趕來，八戒呵

遊

可大笑道。師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里等我們哩。忽見長老在樹上。他又說你看師父等便罷了。却又有這般心腸。爬上樹去。扯着籐兒打鞦韆耍子哩。行者看了道。欲于莫亂談。師父吊在那里不是。你兩個慢來。等我去看看。好大聖。急登高坡細看。認得是夥強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卽轉步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穿一領緇衣。年紀只有二八。肩上背着一個藍布包袱。拽開步來到前邊。叫道。師父。這是怎麼說話。這都是些甚麼歹人。三藏道。徒弟呀。還不救我下來。還問甚的。行者道。是幹甚勾當的。三藏道。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截住。要買路。

錢因身邊無物，却把我吊在這里，只等你來計較計較。不然，把這匹馬送與他罷。行者呀的，笑道：師父不濟，天下也有和尚少，你這樣皮鬆的却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誰放你把這龍馬送人？三藏道：徒弟呵，似這般吊起來打着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的與他說來？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沒奈何，把你供出來也。行者道：師父，你好沒搭煞。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且教道莫打我，是一時救難的話兒。行者道：好道好，承你擡舉，正是這樣供。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孫越有買賣，那夥賊兒行者與他師父講話，撒開勢圍將上來道：小和尚，你師

父說你腰裡有盤纏。趁早拿出來。饒你們性命。若道半個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殘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長官。不要。讓。盤。纏。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粉。面。銀。二。三。十。錠。散。碎。的。未。曾。見。數。要。時。就。連。包。兒。拿。去。切。莫。打。我。師。父。古。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處。若。遇。着。個。齊。僧。的。長。者。襯。錢。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幾。何。只。望。放。下。我。師。父。來。我。就。一。并。奉。承。那。賊。聞。言。都。甚。歡。喜。道。這。老。和。尚。怪。吝。這。小。和。尚。到。還。憐。憫。教。放。下。來。那。長。老。得。了。性。命。跳。上。馬。顧。不。得。行。者。揀。着。鞭。一。路。跑。回。舊。路。行。者。忙。叫。道。走。錯。路。了。提。着。包。袱。就。要。追。

猴

頑皮

去那夥賊攔住道。那里走將盤纏留下。免得動刑。行者笑道。說開盤纏須三分分之。那賊頭道。這小和尚忒乖。就要瞞着他師父。留起些兒也罷。拿出來看。若多時也。分些與你。背地裡買果子吃。行者道。哥啞。不是這等說。我那里有甚盤纏。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是必分些與我那賊。聞言大怒。罵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到不肯與我。又問我要。啞。看打。輪起一條疙撻藤棍。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當不知。且滿面陪笑道。哥呀。若是這等打。就打到來年。打罷春。也是不當真的。那賊大驚道。這和尚好硬頭。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過獎了。也將就看得過。那賊那

容分說兩三個一齊亂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來。」好大聖耳中摸一摸，拔出一個繡花針兒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曾帶得盤纏，只這個針兒送你罷。」那賊道：「晦氣呀！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却拿住這個窮禿驢，你好道會做裁縫，我要針做甚的？」行者聽說不要，就拈在手中。幌了一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那賊害怕道：「這和尚生得小，倒會弄術法兒。」行者將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動，就送你罷；兩個賊上前搶奪，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禁動半分毫。」這條棍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稱一萬三千五百斤重，那夥賊怎麼知得大聖走上前輕輕的拿

起。丟一個蟒翻身。拗步勢。指着強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孫了。那賊上前來。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讓老孫打一棒兒。却休當真。你看他展開棍子。幌一幌。有井欄粗細。七八丈長短。盪的一棍。把一個打倒在地。嘴唇搥土。再不做聲。那一個開言罵道。這禿廝。老大無禮。盤纏沒有。轉傷我一個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個個打來。一發教你斷了根。盪的又一棍。把第二個又打死了。說得那衆嘍囉。撇棄棍杖。四路逃空而走。却說唐僧騎着馬。往東正跑。八戒沙僧住道。師父往那里去。錯走路了。長老鬼馬道徒弟阿彌去與你師

兄說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殺。那些強盜八戒道：師父住下，等我去來。馱子一路跑到前邊，厲聲高叫道：哥哥，師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曾打人。八戒道：那強盜往那里去了。行者道：別個都散了，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裡睡覺哩。八戒笑道：你兩個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這般辛苦，不往別處睡，却睡在此處。馱子行到身邊，看看道：到與我是一起的乾淨，張着口睡，備出些粘涎來了。行者道：是者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八戒道：人頭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腦子來了。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慌忙跑去。對唐僧道：散了夥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條路上去了。八

老和尚
府甚

此和尚
可厭緣
何和尚
們有秀

戒道打也打得直了脚。又會往那里去走哩。三藏道你怎麼說散火。八戒道打殺了不是散火。是甚的。三藏問打的怎麼模樣。八戒道頭上打了兩個大窟窿。三藏教解開包取幾文襯錢。快去那里討兩個膏藥。與他兩個貼貼。八戒笑道師父好沒正經。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那里好貼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惱起來。口裡不住的絮絮叨叨。糊猴長。猴子短。兜轉馬。與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見那血淋淋的倒臥山坡之下。這長老甚不忍見。卽着八戒快使釘鈿築個坑子埋了。我與他念卷倒頭經。八戒道師父左使了人也。行者打殺人。還該教他去燒埋。怎麼

才氣滿
極了腐
極了

敬老猪做土工。行者被師父罵惱了，嗚着八戒道：「潑懶夯貨，趁早兒去埋遲了些兒。」就是一棍，馱子慌了，往山坡下築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攔住鈿齒，馱子丟了。鈿便把嘴拱拱到軟處，一嘴有二尺五，兩嘴有五尺深，把兩個賊屍埋了，盤作一個墳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燭來，待我禱祝。好念經，行者齧着嘴道：「好不知趣，這半山之中，前不爬村，後不着店，那討香燭就有錢也無處去買。三藏恨恨的道：「猴頭過去，等我撮土焚香祝告。這是三藏離鞍悲野塚，聖僧善念祝荒墳。祝云：

拜惟好漢聽禱，原因念我弟子，專去唐人，奉太宗皇帝。

旨意上西方求取經文。適來此地。逢爾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縣。都在此山內結黨成群。我以好話哀告。慫慂爾等不聽。返善生嗔。却遭行者棍下傷身。切念屍骸暴露。吾隨掩土盤墳。折青竹爲光燭。無光彩有心勤。取頑石作施食。無滋味有誠真。你到森羅殿下。與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居異姓。冤有頭。債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

八戒笑道。師父推得乾淨。他打時。却也沒有我們兩個。三藏真個又撮土祝告道。好漢告狀。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大聖聞言。忍不住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忒沒情。

惹他負
弄

義爲你取經，我費了多少愁，勸勞苦，如今打死這兩個毛
賊，你倒教他去告老孫。雖是我動手打，却也只是爲你。你
不往西天取經，我不與你做徒弟。怎麼會來這里會打殺
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拈着鐵棒，望那墳上搥了三下道：
遭瘟的強盜，你聽着，我被你前七八棍，後七八棍，打得我
不疼不痒的，觸惱了性子，一差二悞，將你打死了。儘你到
那里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玉帝認得我，天王隨得我，三
十八宿懼我，九曜星官怕我，府縣城隍跪我，東岳天齊慄
我，十代閻君曾與我爲僕從。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不
論三界五司，十方諸宰，都與我情深面熟。隨你那里去告。

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却又心驚道徒弟呀我這禱祝是
教你體好生之德爲良善之人你怎麼就認真起來行者
道師父這不是好要子的勾當且和你趕早尋宿去那長
老只得懷嘆上馬孫大聖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
妬之意師徒都而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見路北下
有一座庄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們到那里借宿去八戒
道正是遂行至庄舍邊下馬看時却也好個佳場但見

野花盈徑雜樹遮扉遠岫流山水平畦種麥葵蒹葭露
潤輕鷗宿楊柳風微倦鳥棲青柏間松爭翠碧紅蓬映
蓼岡芳菲村犬吠晚雞啼牛羊食飽牧童歸爨烟結露

黃梁熟，正是山家入暮時。

長老向前，忽見那村舍門裡，走出一個老者，卽與相見，道了問訊。那老者問道：「僧家從那里來？」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適路過寶方。天色將晚，特求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貴處到我這里，程途迢遞，怎麼涉水登山，獨自到此？」三藏道：「貧僧還有三個頑徒同來，長老問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傍立的，便是老者猛擡頭，看見他每面貌醜陋，急回身往裡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萬慈悲，肯借一宿？」老者戰兢兢，難言，擡着頭，擺着手道：「不像，不像，人模樣，是幾是幾個妖精。」

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懼。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爺爺啞。一個夜叉。一個馬面。一個雷公。行者開言。厲聲高叫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叉是我重孫。馬面是我玄孫哩。那老者聽見。魂散魄飛。而容失色。只要進去。三藏攙住他。回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這等粗魯。不會說話。正勸解處。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攜着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道。爺爺爲何這般驚恐。老者纔叫媽媽看茶來。那婆婆真個丟了孩兒。入裡面捧出兩杯茶來。茶罷。三藏却轉下來。對婆婆作禮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才到貴處。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

個徒弟貌醜。老家長見了，虛驚也。婆婆道：「見貌醜的就這等虛驚。若見了老虎豺狼，却怎麼好？」老者道：「媽媽啞人面醜陋，還可。只是言語一發，誑人。我說他像夜叉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他孫子，夜叉是他重孫，馬面是他玄孫。我聽此言，故此懷懼。」唐僧道：「不是不是，像雷公的是我，大徒孫悟空像馬面的是我，二徒豬悟能像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淨他們雖是醜陋，却也秉教沙門，皈依善果，不是甚麼惡魔毒怪。怕他怎的？」公婆兩個聞說他名號，飯正沙門之言，却纔定性回驚，教請來請來。長老出門叫來，又分付道：「適才這老者甚惡你等，今進去相見，切勿抗禮，各要。」

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師兄撒潑。行者笑道：不是嘴長耳大臉醜便也。是一個好男子。沙僧道：莫爭講。這里不是那抓乖弄俏之處。且進去。且進去。一齊把行囊馬匹都到草堂上。曾同唱了個喏。坐定。那媽媽兒賢慧。即便携轉小兒。分付煮飯。安排一頓素齋。他師徒吃了。漸漸晚了。又掌起燈來。都在草堂上閒敘。長老纔問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楊。又問年紀。老者道：七十四歲。又問幾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個。適纔媽媽携的是小孫。長老請令郎相見拜揖。老者道：那厮不中拜。老拙命苦養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點頭而嘆：可憐可憐。若肯

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厮專生惡念，不務本等專好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黨。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三藏聞說，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長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賢父母，何生惡逆兒。行者近前道：老官兒，似這等不良不肖，奸盜邪淫之子，連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尋他來打殺了罷。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無以次人。丁總是不才，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沙僧與八戒笑道：師兄莫管閒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肯與我何干。且告施主見賜一束草兒，在那廂打鋪睡覺。天明走路，老者卽起。

身著沙僧到後園裡，拿兩個稻草，教他每在園中草園瓢內安歇。行者牽了馬，八戒挑了行李，同長老俱到園瓢內安歇。不題。却說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自夫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首，他們都四散逃生。約摸到四更時候，又結了一夥，在門前打門。老者聽得門响，卽披衣道：「媽媽，那廝回來也。」媽媽道：「既來，你去開門，放他來家。」老者方纔開門，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餓了，餓了。」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裡面，叫起妻子來打米煮飯。却廚下無柴，往後園裡拿柴。到廚房裡問妻子道：「後園白馬是那裡的？」妻子道：「是東土取經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

頓晚齋教他在草團瓢內睡哩。那廝聞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們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裡也。」眾賊道：「那個冤家？」那廝道：「却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尚。來我家借宿。現睡在草團瓢裡。」眾賊道：「却好却好。」拿住這些禿驢。一個個剝成肉醬。一則得那行囊白馬。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那廝道：「且莫忙。你們且去磨刀。等我煮飯熟了。大家吃飽些。一齊下手。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磨鎗的磨鎗。那老兒聽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後園。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廝領眾來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圖害我老拙。念你遠來不避傷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三藏聽說。戰戰兢兢。收拾行李。送出後門。去了。那廝道：「這和尚好容易。」

兢兢的叩頭謝了老者。卽喚八戒牽馬。沙僧挑擔行者拿了九環錫杖。老者開後門放他去了。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却說那廝們磨快了刀鎗。吃了飯食。時已五更天氣。一齊來到園中看處。却不見了。卽忙點燈着火。尋勾多時。四無踪跡。但見後門開着。都道從後門走了。走了。發一聲喊。趕將上來。一個個如飛似箭。直趕到東方日出。却纔望見唐僧那長老。忽聽得喊聲。回頭觀看。後面有二三十人鎗刀簇簇而來。便教徒弟阿賊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孫了他去。來。三藏勒馬道。悟空切莫傷人。只說退他。便罷。行者那肯聽信。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

且去衆賊罵道：禿廝無禮，還我大王的命來！那廝每圈子陣，把行者圍在中間，舉鎗刀亂砍亂搠。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攢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磕着的骨折，擦着的皮傷，乖些的跑脫幾個，痴些的都見閻王，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慌的放馬奔西，豬八戒沙和尚緊隨鞭發而去。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那賊哼哼的告道：爺爺那穿黃的是行者，上前奪過刀來，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鐵棒，拽開雲步，趕到唐僧馬前，攙着頭道：師父，這是楊老兒的逆子，被老孫取將首級來。

也。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慌得跌下馬來，罵道：「這潑糊搽，說殺我也快拿過，快拿過。」八戒上前將人頭一脚踢下路傍，使釘耙築些土蓋了。沙僧放下擔子，攙着唐僧道：「師父請起。」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緊箍兒咒來，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眼脹頭昏，在地下打滾。只叫「莫念莫念」。那長老念勾，有十餘遍，還不住口。行者翻筋斗，豎蜻蜓，其痛難禁，只叫師父饒我罪罷。有話便說，莫念莫念。三藏却纔住口道：「沒話說，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罷。」行者忍疼磕頭道：「師父怎的就趕我去耶？」三藏道：「你這潑猴可惡太甚，不是個取經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兩個賊頭，我已

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賜齋借宿。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雖然他的兒子不肖。與我無干。也不該梟他首級。況又殺死多人。壞了多少生命。傷了天地多少和氣。屢次勸你。更無一毫善念。要你何爲。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說聲去。一路觔斗雲。無影無踪。遂不見了。咦。這正是

心有兇狂丹不熟

神無定位道難成

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唐三藏甚是腐氣。可厭可厭。○此回極有微意。吾人。

百
怒是大病乃心之奴也非心之主也一怒此心便要
走漏懲忿不遷怒此聖學之所拳拳也讀者著眼

又批

唐三藏對強盜云這世裡做好漢那世裡變畜生是
真實話非誑語也做盜賊者念之凡有盜賊之心者
都念之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騰文

出乎爾
反乎爾
用得

却說孫大聖惱惱悶悶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
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不是個大丈夫之
器欲待要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
島却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
龍王真個是無依無倚苦自忖量道罷罷罷我這去見
師父還是正果遂按下雲頭徑至三藏馬前侍立道我願
懇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
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兜住麈尾即念緊

箍兒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裡。有一寸來深淺。方纔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三藏發怒道。你這猢猻。殺生害命。連累了多少。如今實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遲了些兒。我又念真言。這番決不住口。把你腦漿都勒出來哩。大聖疼痛難忍。見師父更不回心。沒奈何。只得又駕筋斗雲。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好大聖撥回筋斗。那消一個時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

撞入紫竹林中，忽見木叉行者迎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要見菩薩，木叉卽引行者至朝雲洞口。」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來告菩薩。」善財聽見一個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兒，還像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大願大乘、救苦救難、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有甚不是處？你要告他。」行者滿懷悶氣，一聞此言，心中怒發，咄的一聲，把善財童子喝了個倒退道：「這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着實愚魯。你那時節作怪成精，我請菩薩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自在遊遊，與天同壽，還不拜謝老孫，轉倒這般侮慢。我是有事來。」

告求菩薩。却怎麼說我。刁嘴要告菩薩。善財陪笑道。還是個急猴子。我與你作笑耍子。你怎麼就變臉了。正講處。只見白鸚歌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叉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下。行者望見菩薩。倒身下拜。止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菩薩教木叉與善財扶起道。悟空。有甚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莫哭。莫哭。我與你救苦消災也。行者垂淚再拜道。當年弟子爲人。曾受那個氣來。自蒙菩薩解脫天災。乘教沙門。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我弟子捨身拚命。救解他的魔瘴。就如老虎口裡奪脆骨。蛟龍背上搗生鱗。只指望歸真正果。洗業除邪。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直

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薩道。且說那皂白原
因來。我聽行者卽將那打殺艸寇前後始終細陳了一遍。
却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緊箍
兒咒。趕他幾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特來告訴菩薩。菩薩
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爲僧。決不輕傷性命。似
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死許多艸寇。艸寇雖是不良。到底
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
打死是你的功績。這人身打死。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
自然救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行者拭淚。眼
頭道。縱是弟子不善。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萬望

菩薩捨大慈悲將鬆箍兒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
我仍往水簾洞逃生去罷菩薩笑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
傳我的當年差我上東土尋取經人賜我三件寶貝乃是
錦襴袈裟九環錫杖金緊禁三個箍兒秘受與咒語三篇
却無甚麼鬆箍兒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辭菩薩去也菩
薩道你辭我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來求念
鬆箍兒咒去也菩薩道你且住我與你看看祥悔如何行
者道不消看只這樣不祥也勾了菩薩道我不看你看看唐
僧的祥悔好菩薩端坐蓮臺運心三界慧眼遙觀徧周宇
宙霎時間開口道悟空你那師父頃刻之際就有傷身之

難不久便來尋你。你只在此處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孫大聖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于寶蓮臺下。不題。却說唐長老。自趕回行者。教八戒引馬沙僧挑担。連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遠近三藏勒馬道。徒弟。自五更時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馬溫着了氣惱。這弼馬溫又渴。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吃。八戒道。師父且騎下馬。等我看可有鄰近的庄村化齋去也。三藏聞言。滾下馬來。跌子縱起雲頭。半空中仔細觀看。一望盡是山嶺。真想有個人家。八戒按下雲來。對三藏道。却是這處化齋。一盤之肉。全無處會。三藏道。既無化齋之處。且得坐下來。

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澗下取些水來。沙僧卽取鉢盂，遞與八戒。八戒托著鉢盂，駕起雲霧而去。那長老坐在路傍，等勾多時，不見回來，可憐口乾舌苦，難熬。有詩爲證。

詩曰

保神養氣爲之精，情性原來一稟形。心亂神昏諸病作，形衰精敗道元傾。三花不就空勞碌，四大蕭條枉費爭。土水無功金水絕，法身疎懶幾時分。

沙僧在傍見三藏饑渴難忍，八戒又取水不來，只得穩了行囊，拴勞了白馬，道：師父，你自在著，等我去取水來。長老含淚無言，但點頭相答。沙僧急駕雲光也，向南山而去。那

師父獨鍊自熬得之太甚。正在惶惶之際，忽聽得一聲响亮，說得長老欠身看處，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傍，雙手捧着一個磁杯。道師父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勾哩。這一杯好涼水，你且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齋。長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當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罷。行者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猴猴，只管來纏我做甚。那行者變了臉，發怒生嗔，喝罵長老道：你這個狠心的潑禿，十分賤我，輪鐵棒，丟了磁杯，我長老脊背直，研了一下。那長老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被鐵盞，滿個青毬，包攬提在手中，駕筋斗雲，本姓去處，却就

戒托着鉢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艸舍。人家原來在先看時，被山高遮住，未曾見得。今來到邊前，方知是個人家。跌子暗想道：我若是這等醜嘴臉，決然怕我枉勞神思，斷然化不得齋飯。須是變好，須是變好。好跌子捻着訣，念個咒，把身搖了七八搖，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口裡哼哼噴噴的，挨近門前，叫道：施主，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貧僧是東土來，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在路饑渴了，家中有鍋巴冷飯，千萬化些兒救救。原來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種谷去了，只有兩個女人在家，正纔煮了午飯，盛起兩盆，却收拾送下田。鍋裡還有些飯，與

鍋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見他這等病容，却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又怕跌倒死在門首，只得烘烘奔奔，將些剩飯鍋巴，滿滿的與了一鉢。鉢子拿轉來，現了本像，徑回舊路。正走間，聽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擡頭看時，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這裡來，這裡來。」及下崖迎至面前道：「這澗裡好清水，不負你往那里去的。」八戒笑道：「我到這里，見山凹子有個人家，我去化了這一鉢乾飯來了。」沙僧道：「飯也用着，只是師父渴得緊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將來襟來兜着這飯，等我使鉢盂去舀水。」二人懼懼喜喜，回至路上，只見三藏面磕地，倒栽

塵埃白馬撒韁。在路傍長嘶跑跳。行李担不見踪跡。慌得八戒跌脚搥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講。不消講。這還是孫行者起走的餘黨。來此打殺師父。搶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馬拴住。只叫怎麼好。怎麼好。這誠所謂半途而廢。中道而止也。叫一聲師父。滿眼拋珠。傷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着師父的屍靈。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沙僧實不忍捨。將唐僧扳轉身體。以臉溫臉。哭一聲苦命的師父。只見那長老。口鼻中吐出熱氣。胸前溫暖。連叫八戒你來。

師父未傷命哩。這猓子纔近前，扶起長老甦醒，呻吟一會，罵道：「好潑猓孫，打殺我也。」沙僧八戒問道：「是那個猓孫，長老不言，只是歎息，却討水吃了幾口。」纔說徒弟，你們剛去，那悟空更來纏我，是我堅執不收他，遂將我打了一棒，青氈包袱却搶去了。八戒聽說，咬响口中牙，發起心頭火道：「耐耐這潑猓子，怎敢這般無禮。」教沙僧道：「你伏侍師父，等我到他家討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發怒，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將先化的飯熱熱，調理師父，再去尋他。」八戒依言，把師父扶上馬，拿着鉢盂，兜着冷飯，直至那家門首，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忽見他們，慌

三西
忙躲過沙僧合掌道。老母親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
去者。師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熱茶湯。與他吃飯。那
媽媽道。適纔有個食癆病和尚。說是東土差來的。已化齋
去了。又有個甚麼東土的。我沒人在家。請別轉轉。長老聞
言。扶着八戒下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個徒弟。合
意同心。保護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只因我大徒
弟。喚孫悟空。一生兇惡。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
走來。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將我行囊衣鉢。搶去。如今要着
一個徒弟。尋他取討。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特來老婆
婆府上。權安息。一時待討。將行李來。就行。決不敢久住。那

媽媽道：「剛才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他化齋去了，也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長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與齋，故變作那等模樣。你不信我兄弟兜裡，不是你家鍋巴飯，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遂不拒他，畱他們坐了。却燒了一碗熱茶，遞與沙僧泡飯。沙僧即將冷飯泡了，遞與師父。師父吃了幾口，定性多時道：『那個去討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我幫尋他一次，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等我去，等我去。』長老道：『你去不得。那獼猴原與你不和，你只說請粗魯，或一言兩句之間，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

靜去罷。沙僧應承道：「我去我去。」長老又分付沙僧道：「你到那里，須看個頭勢。他若肯與你包袱，你就假謝謝拿來。若不肯，切莫與他爭競。徑至南海菩薩處，將此情告訴請菩薩去問他要。」沙僧一一聽從，向八戒道：「我今尋他去。你千萬莫僂懈，好生供養師父。這人家亦不可撒潑，恐他不肯供飯。我去就回。」八戒點頭道：「我理會得。但你去討得討不得，趁早回來。不要弄做尖担擔柴兩頭脫也。」沙僧遂捻了訣，駕起雲光，直奔東勝神洲而去，真個是。

身在神飛不守舍，有爐無火怎燒丹。
黃婆別主求金老，木母延師奈病顏。
此去不知何日返，這回難量幾時還。

五行生尅情無順。只待心猿復進關。

那沙僧在半空裡。行經三晝夜。方到了東洋大海。忽聞波浪之聲。低頭觀看。真個是黑霧漲天。陰氣盛。滄溟銜日曉。光寒。他也無心觀。兀望仙山。渡過瀛洲。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風。踏水勢。又多時。却望見高峯排戟。峻壁懸扉。卽至峯頭。按雲找路。下山尋水簾洞。步近前。只聽得一派喧聲。見那山中。無數猴精。滔滔亂嚷。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臺之上。雙手扯着一張昏朗朗的念道。

東土大唐王皇帝李。駕前勅命御弟聖僧陳玄奘法

師上西方天竺國娑婆靈山大雷音寺。專拜如來佛祖求經。朕因促病侵身。魂遊地府。幸有陽數祿長。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盛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特著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過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施行。

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別大國以來。經度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指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靜和尚。念了從頭又念。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止不住。近前厲聲高叫師兄。師父的關文。你念他怎

的那行者聞言急擡頭不認得是沙僧叫拿來拿來衆猴一齊圍繞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來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見他變了臉不肯相認只得朝上行禮道上告師兄前者實是師父性暴錯怪了師兄把師兄咒了幾遍逐趕回家一則弟等未曾勸解二來又爲師父饑渴去尋水化齋不意師兄好意復來又怪師父執法不寬遂把師父打倒昏暈在地將行李搶去後救轉師父特來拜兄若不恨師父還念昔日解脫之恩同小弟將行李回見師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備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萬把包袱賜弟兄在深山樂桑榆晚景亦誠兩全其美也行

者聞言，呵呵冷笑道：「賢弟，此論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愛居此地。我今熟讀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瞻洲人立我爲祖，萬代傳名也。」沙僧笑道：「師兄言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我佛如來，遣下三藏真經，原著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要我們苦歷千山，詢求諸國，保護那取經人。菩薩曾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號曰金蟬長老，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貶下靈山轉生東土，教他果正西方，復修大道。遇路上該有這般魔障，解脫我等三人，與他做護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個佛祖肯

乎如此

尚經與你。却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
來。你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諒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
我就沒有唐僧。我這里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老孫獨
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請來
你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
馬。請出一個唐三藏。跟着一個八戒。挑着行李。一個沙僧。
拿着錫杖。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
姓。那里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吃我一杖。好沙僧雙
手舉降妖杖。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原來這是一
個猴精。那行者惱了。輪金箍棒。帥眾猴。把沙僧圍了。沙僧

東冲西撞打出路口。縱雲霞逃生道。這潑猴如此慳慳我。告菩薩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來追趕。回洞教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剝了皮。取肉煎炒。將椰子酒葡萄酒同群猴都吃了。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猴。選變一個沙和尚。從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題。沙僧一架雲離了東海。行經一晝夜。到了南海。正行時。早見落伽山不遠。急急至前。低停雲霧觀看。好去處。果然是。

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會百川而浴日。滔星歸衆流而生。風濛月潮。發騰凌大鯤化。波翻浩蕩。巨鯨游。水通西北。

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脈。仙方洲島。各仙宮。休
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雲洞。好景致。山頭霞彩。壯元精。
岩下祥風。漾月晶。紫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鷲。
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頂上。
素鸞數次到山亭。游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
沙僧徐步落伽山。觀看仙境。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
沙悟淨。你不保唐僧取經。却來此何幹。沙僧作禮畢道。有
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爲引見。引見木叉。情知是尋行者。
更不題起。卽先進去。對菩薩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
淨朝拜。係行者在臺下聽見。笑道。這定是唐僧有難。沙僧

來請菩薩的印命木叉門外叫進。這沙僧倒身下拜拜罷。擡頭正欲告訴前事。會見孫行者站在傍邊。等不得說話。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頭便打。這行者更不回手。徹身躲過。沙僧口裡亂罵道：「我把你個犯十惡造反的潑猴。你又來影瞞菩薩哩。」菩薩喝道：「悟靜不要動手。有甚事。先與我說。」沙僧收了寶杖。再拜臺下。氣沖沖的對菩薩道：「這猴一路行兇。不可數計。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師父恠他。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上家。卻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打死。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師父說得跌下馬來。罵了他幾句。趕他回來。分別之後。師父饑渴太。」

甚教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教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將兩個青氈包袱。捲去。我等回來。將師父救醒。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不想他變了臉。不肯認我。將師父關文。念了又念。我問他。念了做甚。他說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經。送上東土。算他的功果。立他爲祖。萬古傳揚。我又說沒唐僧。那肯傳經與你。他說他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及請出果。是一匹白馬。一個唐僧。後隨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里又有個沙和尚。是我趕上前。打了他一寶杖。原來是個猴精。他就帥衆拿我。是我特來告訴菩薩。不知他會使

筋斗雲預先到此處。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影瞞菩薩也。菩薩道：悟淨不要賴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會放他回去。他那里有另請唐僧，自去取經之事。沙僧道：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怎敢欺誑菩薩道。既如此，你休發急，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到那里，自見分曉。這大聖聞言，卽與沙僧辭了菩薩，這一去，到那。

花果山前分皂白

水簾洞口辨真邪

畢竟不知如何分辨，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行者雖是假的打死唐僧亦是快事不然這等腐和
尚不打死他如何。

篇中直迷了一片善緣却是一句有眼的說話不獨
惡緣迷人善緣亦是迷人所以說好事不如無學問
以無善無惡爲極則也若有善便有不善了所以說
善緣迷人惜知此者少耳。

天下無一事無假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馬都假到
矣又何怪乎道學之假也。